

57X

52

28

河番曰長七尺六寸大七周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索隱曰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

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

索隱曰按不韋傳云不韋陽

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

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旦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

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

故姓趙氏。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後以始

音征 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

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

東并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東并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東并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東并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卷一 都立全切 一作指

不拜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

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或蒙驁

王齮庶公等為將軍徐廣曰一作鮪。應劭曰庶秦邑

恬之祖王齮即王騎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

庶公益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齮魚綺反庶彼

反苗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正義曰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

氏賜有詭徐廣曰賜音場。索歲大飢

四年拔賜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

秦皇

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下大疫百姓內粟

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蒙驁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徐廣

作千駟察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索雍丘山陽城地理

隱曰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

郡冬雷正義曰雍於用反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秦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常山按本趙邑也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作燕還兵攻汲彗星復見

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紀兆反將軍擊趙反死屯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將軍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

將軍壁死正義曰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卒屯留蒲

鶡反戮其屍徐廣曰鶡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正義曰鶡音

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輕車重馬東就

食徐廣曰一無此重字○索隱曰言秦人東往河旁食而

媾毒正義曰上躬也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正義曰

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

秦皇

徐廣曰河

圍就獵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

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音垣四月上宿

雍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已酉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

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璽信也及太后璽以發縣

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

志斷年宮在雍王知之今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索隱曰昌

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戰咸陽斬

首數百皆拜爵及官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

走即之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

等衛尉竭

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內史肆佐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

弋漢武帝改為伏飛掌弋射者正義曰弋音翊

中大夫令齊等

正義曰中大夫令秦官也

齊名也二十人皆梟首

木上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

人輕者為鬼薪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二歲

及奪爵遷

蜀四十餘家家房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

四月

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

索隱曰端和秦將衍氏魏邑

彗星見西

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

徐廣曰甲子

相國吳韋坐嫪毐毒免桓齮為將軍齊趙

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

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秦皇紀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始皇立茅焦為傅又爵之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數

復成安秦社稷使妾用子復相見者茅君力也

復居甘泉宮

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

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

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

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翦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

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

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入蜂準

徐廣曰蜂一作隆文穎曰準鼻

也長曰鷙鳥鷹正義曰鷙鳥鷙鷹鷹擊也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六小九九

史記卷六

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政反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掠

楊徐廣曰掠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

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秩什推二人從軍索隱曰言王翦

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取鄴安陽桓齮將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

芒陽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力禁反臨

秦皇紀

逐出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曰上時掌反若

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曰若足秦人不

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

此徐廣曰門一作文。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皆為徒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

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殺趙將扈

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

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常州葉城縣西南

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具州武成縣韓非使
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雍州雲陽縣韓王
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志太原有

狼孟此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假格雅反騰初令

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雍州新豐縣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韓王安九年秦滅之

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一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

秦紀

伐一作代

正義曰上都上縣今綏州等是也下井陘服虔曰陘音刑山名在常山今為縣端和將河

內羌魏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魏正義曰胡罪反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索隱

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引兵

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阮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

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

覺之體解正義曰紅買反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

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正義曰音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

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

王之正義曰王于放反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及昌平軍徙於郢

大雨雪正義曰雨于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

降索隱曰魏王殿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正義曰秦

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也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

秦紀

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曰昌平也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

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曰燕

王喜之五十三年燕亡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正義

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為會稽郡降越君正義曰降附江反楚

君長令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

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土巳水上飲食為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庶勝正義曰音升齊用姓名發兵守其

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索隱

日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虜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正秦初并天下令正義曰齊王建之二十四年齊國立秦初并天下令見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今之赦令赦書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壘正義曰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正義曰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更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

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更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更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縮姓王劫姓馮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下外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

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

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

皇澤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

皇泰皇一云泰皇大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

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天子自稱曰

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其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

朕同號之義也卑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禹原曰朕

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王曰去泰正義曰去音丘呂反著皇采上

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

秦皇紀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

謚法謚法周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曰二世三

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

索隱曰音張恋反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

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

采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周勝申證

德能滅火者水也故方今水德之始索隱曰封禪書曰

稱從其所不勝於秦秦文公獲黑龍以

為水瑞秦皇因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為

自謂為水德也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旌節旗正義曰旌音

其年始用十音其周禮云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旌節者編毛為之

月而朝賀音其周禮云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旌節者編毛為之

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

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皆

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皆

上黑正義曰以水德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
 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
 六故以六為名索隱曰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
 譙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札記王制曰古者
 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不同
 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
 之始剛毅矣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於是急法久者不
 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正義曰反置
 主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
 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

秦皇紀

子弟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
 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正義曰
 音以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
 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
 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
 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
 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
 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
 史為三十六郡正義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
 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秦始置也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
 守典武職甲卒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大酺收天下
 監御史掌監郡

兵以應劭曰古者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鏐徐廣曰金人十

二重冬千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

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十二

破銅人十及銅鑪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

致後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置

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正義曰暨其記反朝音朝鮮音仙海謂渤海南

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西至臨洮羌中正義曰

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亦古西羌之地南至北

嚮戶吳都賦曰門北戶以向日劉逵曰北據河為塞並

秦皇紀

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先代

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

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

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南臨渭自

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曰今岐州雍縣東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正義曰復音福屬之欲反輔記云北至九變甘

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木衣文繡土所得諸侯羨

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正義曰北地出雞頭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都上祿縣東北二十里

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

宮為極廟象天極索隱曰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自極

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應劭

天子於中行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

外人不可見道天子之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

馳道於天下東極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

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正義曰晉大康地記云

秦皇紀

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增廣也祭尚玄酒而俎魚

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大山之上高

二丈一尺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正義曰大山一

在兗州博城縣西北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頭百四十

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

周廻二千里多芝草玉石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

及有長津甘泉仙人室立石封祠祀高歸功於天張

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異近神靈下

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正義曰封作

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

梁父後改壇曰禪或梁父皆大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索隱曰此泰山刻石銘其詞每

石會稽三銘皆然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

正義曰飭音勅

史卷六

五十四

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正義曰從財用反

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

我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

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

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

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過黃腫

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正義曰腫逐瑞反或作陸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古萊子國也牟

平縣城在黃縣南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腫縣也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

正義曰罘音浮括地志云之罘在萊州文登縣東北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曰陽

秦皇

主祠之罘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腫縣也立石頌秦德

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大樂之留三月

乃徙黔首二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索隱曰

山海經即耶臺在渤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有

琅邪臺故吳春秋越王句踐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此即句踐起臺處復十二歲正義曰復

音福復三萬戶徙臺下者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索隱曰二

韻為維二十六年皇帝依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

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搏壹揖音

得

集器械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之義

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

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曰凌作凌猶歷也經界也

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曰音避方伯

分職諸治經易正義曰言方伯分職治所理常在平易舉措必當莫不如

畫正義曰畫戶卦反謂政理齊整分明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

踰次行正義曰行平即反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

怠荒遠邇辟隱正義曰辟亦反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

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去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

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以銷兵革正義曰革協韻音棘六親相保終

善皇紀

疽成

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兩涉

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索隱曰叶韻夏音戶下無不臣者音渚澤及牛馬音牦。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大原晉陽縣校在今并州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即此也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

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索隱曰

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

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各有本作狀

師穿地得鑿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勃亦

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校驗王勃亦

云然斯遠古之語也丞相王綰鄉李斯鄉王戊五大夫

正義曰隗五罪反

趙嬰五大夫揚穆正義曰穆從與音頑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成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議於海上正義曰此頌前

立石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後序兩句為韻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正義曰過音

此三句為韻後序兩句為韻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正義曰過音

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

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

假威鬼神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遠

不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

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

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

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

萊皇也

萊方丈瀛洲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

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蓋白而黃金白銀為宮

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

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

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義

地志云曹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

求仙人止在此洲其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

易者吳人外國圖云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

曹洲去琅和萬里始正義曰彭城徐州

城古之彭國也後神記云陸終第三子曰錢齊戒禱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

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南郡正義曰今荆

衡山即西北過南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

郡入武關至咸陽

精蓋取罪人...
音也

舜二妃之神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
因山名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朝在山南故
言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
祠也

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按楚詞九歌於是始皇大

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正義曰上自南

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

○正義曰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

不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中

秦本紀

是劉曰當乍克六封
勝也

音仲古者帝王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

海從臣嘉觀正義曰從才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太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

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

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莫不賓服其滅

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

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字字宙承順聖意索隱曰協羣臣

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

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

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

昭氏下也

疆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

永信銅基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怠協

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為韻作立太義昭設備器咸

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

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

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眾旋遂之琅邪道上黨人索隱曰

三十年無事道猶從也

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曰

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

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

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世

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

索皇紀

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

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云

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賜黔首里六石米二

曰臘秦蓋改周臘而從殷之號羊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與武士四人俱

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

地志云蘭池陂即古蘭池在咸陽縣界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高

正正義曰此刻碣石門徐廣曰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正義曰復音福言秦以

除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心又作氏

毀

小行

卷六

十七

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正義曰墮許規反毀也

白頰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正義曰繇音胡怪反

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正義曰繇音胡怪反

並來田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

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

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正義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

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

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

三十三年發諸賞捕亡人贅婿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便

秦皇紀

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為桂林

象郡今昭曰南海正義曰即廣以適遣戍日五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金城並河以

東音傍依也屬之陰山正義曰今勝州以為三十四

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正義曰山名在

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築亭障

官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實之初縣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

地

大行

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

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

莫不負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

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

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正義曰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說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

秦皇紀

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

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

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

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

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

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

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正義曰夸

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

皆

臣

並

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
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誨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
對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
書曰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曰四歲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
今二以更為師制曰可無法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
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
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

秦皇紀

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
曰房白即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
宮四向旁廣也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
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
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曰謂為複道渡渭屬咸陽象
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
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
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正義曰餘刑見
百曰於陰室養之乃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
可故曰隱宮下獄室是房宮或作麗山苑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

計營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
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曰麗音離五萬家雲陽皆不復
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
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
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
濡入火不爇正義曰爇而說反陵雲氣與天地以長今上治天
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
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
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
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竊亂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

秦王紀

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畤正義曰好畤
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
西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
後指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
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
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說苑曰
侯生韓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
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七十人
特備負非刑丞和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
刑殺為威正義曰樂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
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

雖

九。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不驗輒死
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
然漢皇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
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曰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拜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日夜有皇不中
皇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
云去始皇聞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
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其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
求奇藥徐廣曰一云今聞韓眾正義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效利相告曰聞盧生等
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誅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

陽者吾使入廉問或為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
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徙於北河榆中刑徒二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
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
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
墜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

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

力呈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閩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

反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漚正義

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

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因言曰今年祖

秦不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因言曰今年祖

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

象君之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

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

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

家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

浦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

縣誤即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閩至錢唐

正義曰錢唐臨浙江首灼曰江水至會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上

會稽祭大禹正義曰越州會稽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索隱曰三句為其文曰正義曰其碑見在會稽山

韻凡二十四韻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

四寸畫如小指圓鑄今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

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明索隱曰今檢會稽刻石文

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

衆自彊正義曰碑文暴虐恣行正義曰行平聲負力而驕數動

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

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

理羣物考驗事實多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廢有

秦本下

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正義有子而嫁倍

死不具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索隱曰

不得母正義曰言妻奔夫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

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正義曰令

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故奉法常治無極興

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

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曰並海上北至琅邪方

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

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心夢
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
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書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
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正義曰山在萊州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
平原津而病徐黃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
上病益甚乃為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儀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
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
里賈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丞相斯為

秦皇紀

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正義曰棺音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
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
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
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
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至井陘
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
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

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
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

作銅網鑄塞。正義曰：而致榑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

臧滿之正義曰：言家內作宮觀及百官位令匠作機弩

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

灌輸正義曰：灌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足。正義曰：廣志云：鮎魚聲為小

兒啼形如鮎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

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

從中出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

秦本紀

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人事臣已藏閉中羨正義

延下同謂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

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

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

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

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

毀正義曰：軼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

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雍於用反

岐州雍縣故城是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

云：西雍雍西縣也

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
 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
 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
 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
 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
 皇所立刻石石爰著正義曰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
 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
 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
 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御史大夫臣
 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

李斯傳

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
 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
 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
 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
 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
 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
 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
 不節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
 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
 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

史記卷六

李斯傳

二十一

立或作物

過連逮少近官二郎

索隱曰逮及也謂連及俱被捕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二郎謂中郎外郎

郎議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

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

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不敢不

從賓贊也郎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

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

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平吾無罪

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

誅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

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帝未就會上崩

秦皇紀

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

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盡徵其材士正義曰謂材官蹶張之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

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輸菽粟芻藁皆

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七月戊卒陳勝我曰勝音升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

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

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

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

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

掌實贊受事

社

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
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儉為齊王服虔曰儉音負擔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水名

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

曰柰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統名曰禁錢以給

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曰少府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

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

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

曰好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陝州桃林縣東南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

秦皇紀

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城父乃亳州所理縣也破

項梁定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濟州縣楚地盜

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曰括地志

云邢州平鄉縣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

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

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

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纒有朕兆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

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

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

大言九

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
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刮音括茅茨不剪飯
土墼徐廣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音鑊。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也
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
學反。止義曰又苦角反。言堯舜之儉。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味陋。禹鑿龍門通大
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決河亭水正義曰決亭雍水又云亭平也
放之海身自持築甬正義曰甬初洽脛毋毛臣虜之勞
不烈於此矣正義曰烈酷也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
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其

秦史記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
毋其實吾欲造千束之駕萬束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
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
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在紹今朕即位二年之間
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
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
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
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
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

史記

史記

信欣然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是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
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
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
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
高或言鹿也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
前數言關公盜卅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
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
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正義曰氏丁禮反畧也
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

天不...

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鬻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以望北夷正義曰括地志云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依之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
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
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
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
內應徐廣曰一云趙成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
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
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勃無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

三十一

卷六

三十一

外周千廬內傳薛綽曰士傳宮外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為安得賊敢入宮
 樂遂斬尉令直將更入行射即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
 者輒死死若數十人即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悼二
 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
 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
 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殺誅
 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
 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
 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大木三

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
 報蹙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
 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
 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
 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
 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
 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詳音羊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
 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
 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車子

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

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

三十里古者滋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

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

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

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

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

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

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

長沙白王

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二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二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

涉以成卒散亂之眾數百萬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

耰白挺徐廣曰耰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耰為望臺

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

大擾諸侯並起德萬冠子豪俊相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

謂之英○索隱曰謂武臣田善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

軍之衆要市於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

兵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以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主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

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

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卒

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餘廣曰上豈勇力智

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一作小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則關險一作小危荷戰而守之諸侯起

匹夫以利合非有素主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為二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

王師民以待其敝收弱扶能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

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

也秦主是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

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王惑而終身不

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

所以不敢盡棄辨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
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
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節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
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
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
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
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又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
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

長示

應

自曰戰國策曰蘇秦亦考秦連衡

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
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
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衛公孫
君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索
曰高誘云合關東從道之秦故名曰連衡也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
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卷之六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四君為其國結約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

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

楚齊是也與秦為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微又亡前有寧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為之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

杜赫以安天下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齊明周

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

周昭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仕秦陳軫夏人仕

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

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

王康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索隱曰吳起衛人事魏文侯孫臏孫武之

後春秋曰王康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

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常以十倍

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

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

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

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鹵也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莊

襄王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

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鞭撻以鞭笞天下徐廣曰撻拍也音府索

也音府。索

秦皇紀

論作稿朴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
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死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墮名城愚功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殺豪俊收天下之
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
索隱曰崔浩云何或為河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非河夜行者諫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

秦皇紀

已

什伯作什伯

景下景

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賁隸之人如淳曰賁古而遷徙之
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資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
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子槿也如淳

大三十七

曰擾推也非鏃於句戟一攻鍛也徐廣曰鏃一作鈹駟案如

下有鐵橫方上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矣漢書音義曰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

殺函為營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

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天

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兼并諸侯

秦皇紀

義而省其辭諸先生增續既已混殺而出俗小智不唯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

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

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

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

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

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

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

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禁

六三六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二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
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
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也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索隱曰趙
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蓋謂褐布
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
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替替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
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
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

秦皇紀

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
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
之望而以威德動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
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
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
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更始亦
阿旁宮鑿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
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
而上下相道蒙罪者眾刑戮相均至於道而天下苦之自

左方在房之

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
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
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
見始終之變知存去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
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心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十世之過也襄公立
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索隱曰此下重序列秦
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
當據秦紀為說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
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立十三年死
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索隱曰作鄭時
又作陳寶祠生

上
左

陵
下
波

狗
衛
宗

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
新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索隱曰憲公滅蕩
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
山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一
云居西陵
葬衙本紀不云庶長弟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衙葬
衙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
居平封宮
葬宣陽聚東南索隱曰紀云葬平
陽初以入從死庶長伏其罪德公
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
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
此已下居葬絕不言宣公享國十二年
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
年作密時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
之徐廣曰之
一作走宮葬陽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二十九

一
徐
廣
曰
之
一
作
走

三
周
八
小

天子

天子致霸葬雍繆公與著人索隱曰著音貯音宁

寧謂學於寧門之人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

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

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大寢葬義里丘北

生景公索隱曰一作僖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

葬立里南正義曰立生畢公徐廣曰春秋作哀公畢公饗國二十

六年正義曰三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

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葬車里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

康景公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雍本葬僖公

西城雍生刺龔公正義曰刺一作利刺龔公享國三

康本作象象景
地未詳

秦皇紀

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生躁公索隱曰又作趨公

悼公懷公正義曰四年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懷公

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圍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

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

字立十年表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

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

第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生惠公其七年百姓

初帶劔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圍索隱曰王劭案紀年

辭即難憑時參異

少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二十三年徐廣曰益公子

稱元獻公立二十四年表同紀二十四年葬蹇囿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

年索隱曰本紀十二年葬第囿生惠文王其十二年始都咸陽惠

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

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

九而立立三年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滎陽索謂曰

本紀曰四年而立葬生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

莊襄王享國二年葬滎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

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挑

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

秦白王紀

嬰兒曰秦其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

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

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

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

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

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

舉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

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

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葬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

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

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
孝明皇帝正義曰：固典

引云：後漢明帝

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孝明帝訪班固評

其說附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隱曰：周曆已

代之謂周木德水生火周為漢母也言曆運之道仁恩

秦值其間位得在木之間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

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相生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

相代不母承其子也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初為

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秦皇紀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啗參伐佐攻

驅除正義曰：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者乃距之

稱始皇正義曰：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

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

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平人頭畜

鳴不威不伐惡不不虛亡正義曰：言胡亥藉帝王之

既深篤以至滅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

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正義曰：玉冠佩華紱車

黃屋蔡邕曰：黃屋者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

恍惚失守偷安日日獨前長念却慮父子作權敢於

王亦作王

以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
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膏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
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
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器者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正義曰嚴音莊。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雖至宇崩頽衆瓦解也雖
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音駟
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
秦皇紀

復責小子正義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
紀季以鄒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顧以存姑姊好也。正義曰鄒戶圭反持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之鄒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諸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竹書云齊襄公滅紀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吾讀秦紀
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
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六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
索隱述贊曰

六國陵替 二周淪亡 并一天下
號為始皇 阿房雲構 金狄成行

南遊勒

東瞰浮梁

瀉池見遺

沙丘告喪

二世矯制

趙高是與

訖因指鹿

災生噬虎

子嬰見推

恩報君父

下之中佐

上乃庸主

欲振頽綱

云誰克補

史記六

